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

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，心中實在無趣，每到晚間，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。這日夜間，和平兒燈下擁爐，早命濃熏繡被，二人睡下，屈指計算行程，該到何處，不知不覺，已交三鼓。平兒已睡熟了。鳳姐方覺睡眼微矇，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，含笑說道：「嬌娘好睡！我今日回去，你也不送我一程。因娘兒們素日相好，我捨不得嬌娘，故來別你一別。還有一件心願未了，非告訴嬌娘，別人未必中用。」鳳姐聽了，恍惚問道：「有何心願？只管託我就是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嬌娘，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，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，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？常言『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』，又道是『登高必跌重』。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，已將百載，一日倘或『樂極生悲』，若應了那句『樹倒猢猻散』的俗語，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？」鳳姐聽了此話，心胸不快，□分敬畏，忙問道：「這話慮的極是，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？」秦氏冷笑道：「嬌娘好癡也！『否極泰來』，榮辱自古周而復始，豈人力所能常保的？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，亦可以常遠保全了。即如今日，諸事俱妥，只有兩件未妥，若把此事如此一行，則後日可保無患了。」鳳姐便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秦氏道：「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，只是無一定的錢糧；第二，家塾雖立，無一定的供給。依我想來，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，但將來敗落之時，此二項有何出處？莫若依我定見，趕今日富貴，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、房舍、地畝，以備祭祀、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，將家塾亦設於此。合同族中長幼，大家定了則例，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、錢糧、祭祀、供給之事。如此周流，又無爭競，也沒有典賣諸弊。便是有罪，己物可以入官，這祭祀產業，連官也不入的。便敗落下來，子孫回家讀書務農，也有個退步，祭祀又可永繼。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，不思後日，終非長策。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，真是烈火烹油，鮮花著錦之盛。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，一時的歡樂，萬不可忘了那『盛筵必散』的俗語！若不早為後慮，只恐後悔無益了！」鳳姐忙問：「有何喜事？」秦氏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。只是我與嬌娘好了一場，臨別贈你兩句話，須要記著！」因念道：「三春去後諸芳盡，各自須尋各自門！」

鳳姐還欲問時，只聽二門上傳出雲板，連叩四下，正是喪音，將鳳姐驚醒。人回：「東府蓉大奶奶沒了。」鳳姐嚇了一身冷汗，出了一回神，只得忙穿衣服，往王夫人處來。彼時合家皆知，無不納悶，都有些疑心。那長一輩的，想他素日孝順；平輩的，想他素日和睦親密；下一輩，想他素日慈愛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，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：莫不悲號痛哭。

閒言少敘。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，剩得自己落單，也不和人頑耍，每到晚間，便索然睡了。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，連忙翻身爬起來，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，不覺的「哇」的一聲，直噴出一口血來。襲人等慌慌忙忙，上來扶著，問是怎麼樣的，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。寶玉道：「不用忙，不相干。這是急火攻心，血不歸經。」說著，便爬起來，要衣服換了，來見賈母，即時要過去。

襲人見他如此，心中雖放不下，又不敢攔阻，只得由他罷了。賈母見他要去，因說：「纔嘔氣的人，那裡不乾淨；二則夜裡風大，等明早再去不遲。」寶玉那裡肯依？賈母命人備車，多派跟從人役，擁護前來。一直到了寧國府前，只見府門大開，兩邊燈火，照如白晝，亂烘烘人來人往。裡面哭聲，搖振山岳。寶玉下了車，忙忙奔至停靈之室，痛哭一番，然後見過尤氏，——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的舊症，睡在床上，——然後又出來見賈珍。

彼時賈代儒、代修、賈赦、賈效、賈敦、賈赦、賈政、賈琮、賈璉、賈璠、賈珩、賈珙、賈琛、賈瓊、賈璘、賈蕃、賈菖、賈菱、賈芸、賈芹、賈藜、賈萍、賈藻、賈蘅、賈芬、賈芳、賈藍、賈菌、賈芝等都來了。賈珍哭的淚人一般，正和賈代儒等說道：「合家大小，遠近親友，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□倍！如今伸腿去了，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！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眾人勸道：「人已辭世，哭也無益，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。」賈珍拍手道：「如何料理！不過儘我所有罷了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秦邦業、秦鐘、尤氏幾個眷屬，尤氏姊妹也都來了。賈珍便命賈瓊、賈琛、賈璘、賈蕃四個人去陪客；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。擇准停靈七七四九日，三日後開喪送訃聞。這四九日，單請一百零八眾僧人在大廳上拜「大悲懺」，超度前亡後死鬼魂；另設一壇於天香樓，是九□九位全真道士，打□九日解冤洗業醮。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，靈前另外五□眾高僧，五□位高道，對壇按七作好事。

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，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，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，將前功盡棄呢？故此，並不在意，只憑賈珍料理。

且說賈珍恣意奢華，看板時，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。可巧薛蟠來弔，因見賈珍尋好板，便說：「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，說是鐵網山上出的，作了棺材，萬年不壞的。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，原係忠義親王老千歲要的，因他壞了事，就不曾用。現在還封在店裡，也沒有人買得起。你若要，就抬來看看。」

賈珍聽說甚喜，即命抬來。大家看時，只見幫底皆厚八寸，紋若檳榔，味若檀麝，以手扣之，聲如玉石。大家稱奇。賈珍笑問道：「價值幾何？」薛蟠笑道：「拿著一千兩銀子，只怕沒處買。什麼價不價，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就是了。」賈珍聽說，連忙道謝不盡，即命解鋸造成。賈政因勸道：「此物恐非常人可享；殮以上等杉木，也罷了。」賈珍如何肯聽？

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——名喚瑞珠——見秦氏死了，也觸柱而亡。此事更為可罕，合族都稱歎。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殮之，一併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。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，因秦氏無出，乃願為義女，請任捧喪駕靈之任。賈珍甚喜，即時傳命，從此皆呼寶珠為「小姑娘」。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，在靈前哀哀欲絕。

於是合族人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，自不得錯亂。賈珍因想道：「賈蓉不過是贅門監生，靈幡上寫時不好看。便是執事也不多。……」因此，心下甚不自在。

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，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，先備了祭禮遣人來，次後坐了大轎，打道鳴鑼，親來上祭。賈珍忙接待，讓坐至逗蜂軒獻茶。賈珍心中早打定主意，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。戴權會意，因笑道：「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？」賈珍忙道：「老內相所見不差。」戴權道：「事倒湊巧，正有個美缺。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。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，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，你知道，僑們都是老相好，不拘怎麼樣，看著他爺爺的分上，胡亂應了。還剩了一個缺，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，我就沒工夫應他。既是僑們的孩子要捐，快寫個履歷來。」

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。戴權看了，上寫著：

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，年二□歲。曾祖，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。祖，丙辰科進士賈敬。父，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。」

戴權看了，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，道：「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，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，再給個執照，就把這履歷填上，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。」小廝答應了。戴權告辭，賈珍款留不住，只得送出府門。臨上轎，賈珍問：「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？」戴權道：「若到部裡兌，你又吃虧了；不如平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。」賈珍感謝不盡，說：「待服滿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。」於是作別。

接著又聽喝道之聲，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帶著姪女史湘雲來了。王夫人、邢夫人、鳳姐等剛迎入正房，又見錦鄉侯、川寧侯、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。少時，三人下轎，賈珍接上大廳。

如此親朋你來我去，也不能計數。只這四□九日，一條寧國府街上，白漫漫，人來人往；花簇簇，官去官來。

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，領憑回來。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，靈牌疏上皆寫「誥授賈門秦氏宜人靈位」。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，兩邊起了鼓樂廳，兩班青衣按時奏樂；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。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暨在門外，上面大書道：

「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。」對面高起著宣壇，僧道對壇。榜上大書「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喪，四大部洲至中之地，奉天永建太平之國，總理虛無寂靜沙門僧錄司正堂萬，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等敬謹修齋，朝天叩佛」，以及「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，聖恩普錫，神威遠振，四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」等語，亦不及繁記。

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，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，不能料理事務，惟恐各誥命來往，虧了禮數，怕人笑話，因此，心中不自在。當下正憂慮時，因寶玉在側，便問道：「事事都算妥貼了，大哥哥還愁什麼？」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。寶玉聽說，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薦一個人與你，權理這一個月的事，管保妥當！」賈珍忙問是誰。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，不便明言，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。賈珍聽了，喜不自勝，笑道：「這果然妥貼。如今就去。」說著，拉了寶玉，辭了眾人，便往上房裡來。

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，親友來的少，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。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。聞人報：「大爺進來了。」唬的眾婆娘唵的一聲，往後藏之不迭，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。

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，二則過於悲痛，因拄個拐，踱了進來。邢夫人等因說道：「你身上不好，又連日多事，該歇歇纔是。又進來做什麼？」賈珍一面拄拐，扎掙著，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。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，命人拿椅子與他坐。賈珍不肯坐，因勉強陪笑道：「姪兒進來，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孀娘、大妹妹。」邢夫人等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賈珍忙說道：「孀娘自然知道。如今孫子媳婦沒了，姪兒媳婦又病倒，我看裡頭著實不成體統；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，在這裡料理料理，我就放心了。」邢夫人笑道：「原來為這個。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孀娘家，只和你二孀娘說就是了。」王夫人忙道：「他一個小孩子，何曾經過這些事？倘或料理不清，反叫人笑話，倒是再煩別人好。」賈珍笑道：「孀娘的意思，姪兒猜著了：是怕大妹妹勞苦了。若說料理不開，從小兒，大妹妹玩笑時就有殺伐決斷；如今出了閣，在那府裡辦事，越發歷練老成了。我想了這幾日，除了大妹妹，再無人可求了。孀娘不看姪兒和姪兒媳婦面上，只看死的分上罷！」說著，流下淚來。

王夫人心中為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，怕他料理不起，被人見笑。今見賈珍苦苦的說，心中已活了幾分，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。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，好賣弄能幹，今見賈珍如此央他，心中早已允了，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，便向王夫人道：「大哥說得如此懇切，太太就依了罷。」王夫人悄悄的問道：「你可能麼？」鳳姐道：「有什麼不能的！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，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。——便是我有不知的，問太太就是了。」王夫人見說得有理，便不出聲。賈珍見鳳姐允了，又陪笑道：「也管不得許多了，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。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，等完了事，我再到那府裡去謝。」說著，就作揖。鳳姐連忙還禮不迭。

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的「對牌」來，命寶玉送與鳳姐，說道：「妹妹愛怎麼樣辦就怎麼樣。要什麼，只管拿這個取去，也不必問我。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，要好看為上；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，不要存心怕人抱怨。只這兩件外，我再沒不放心的了。」鳳姐不敢就接牌，只看著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大哥既這麼說，你就照看照看罷了。只是別自作主意，有了事，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。」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，強遞與鳳姐了。

賈珍又問：「妹妹還是住在這裡，還是天天來呢？若是天天來，越發辛苦了。我這裡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，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。」鳳姐笑說：「不用。那邊也離不得我，倒是天天來的好。」賈珍說：「也罷了。」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纔出去。

一時，女眷散後，王夫人因問鳳姐：「你今兒怎麼樣？」鳳姐道：「太太只管請回去；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，纔回得去呢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便先同邢夫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中坐了，因想：頭一件是人口混雜，遺失東西；二件，事無專管，臨期推委；三件，需用過費，濫支冒領；四件，任無大小，苦樂不均；五件，家人豪縱，有臉者不能服鈐束，無臉者不能上進。——此五件，實是寧府中風俗。

不知鳳姐如何處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